



# 易經繫辭傳解義

吳怡 註譯

三民書局印行



吳  
怡  
註  
譯

易經繫辭傳解義

三民書局  
印行

易經繫辭傳解義 / 吳怡註譯。——初版三刷。——臺  
北市；三民，民90  
面；公分

ISBN 957-14-0171-8 (平裝)

030

網路書店位址 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

◎ 易經繫辭傳解義

註譯者 吳 怡  
發行人 劉振強  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
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 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
地址 /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 
電話 / 二五〇〇六六〇〇  
郵撥 / 〇〇〇九九九八——五號  
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
門市部 復北店 /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 
重南店 /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 
初版一刷 中華民國八十年四月  
初版三刷 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  
編 號 S 03054  
基本定價 肆 元  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·不准侵害

ISBN 957-14-0171-8 (平裝)

# 自序

這是我十三年前的舊稿，當時因黃慶萱博士的鼓勵，而替《易經·繫辭傳》作註。十三年後的今天，又因他的催促，使本書被催生了下來。

坦白的說，在十三年以前，我教老莊、教禪宗、也教《學》《庸》的課程；我寫老莊、寫禪宗、也寫《中庸》的文字。可是對於《易經》，始終不敢碰一下。儘管承慶萱兄的邀請，在他師大的《易經》課堂中，曾客串了一次，但我始終視《易經》的研究為畏途，因為我自知有兩個缺點，就是不喜考證，不愛術數。而傳統對《易經》的研究，除了魏晉玄學和宋明儒學的系統外，幾乎都與這兩方面有關。因此我爲了不願捲入這個漩渦，所以也就不碰《易經》。

自序

一 / 一 我所謂不碰，是指不教和不註《易經》，而不是不讀《易經》。記得在高二那年，我第一次讀的《易經》是一本白話註解，我對《繫辭傳》頗有興趣，至於六十四卦，讀了乾坤屯蒙，以後各卦愈讀愈模糊。後來不知是否讀完所有的卦，或讀到那一卦，就放棄了，總之是一片模糊。在師大國文系時，我有點文字訓詁的知識，我又重讀《易經》。雖然這點知識對《易經》卦爻辭的文字了解

不無幫助。可是有時當我發現許多註釋，曲意附會，別出心裁，便立刻裹足不前。最後，還是覺得程伊川的《易傳》，和李光地的《周易折中》，比較可靠。雖然宋儒，以及走宋儒路線的學者們的《易經》註解有時也未免有很多穿鑿之處，但以道德為體，以經世為用，總是人生正路。何況依據孔子「不占」之旨，「寡過」之教，絕不致走入歧途。這也正是我此後，對《易經》研究所遵循的路子。

後來慶萱兄一再鼓勵，希望將來有機會合註《易經》，勸我先註解《繫辭傳》。於是我便以儒家哲學為主，輔以老莊思想，試著為《繫辭傳》作點哲學的解義工作。想不到匆匆完稿之時，正好有赴美之行。我便把初稿交給了慶萱兄，原希望他給我一些意見和建議。不料這一走，一轉眼已十二年。我早就把該稿拋諸腦後，但年前回國，慶萱兄告訴我已把該稿由學生們手抄油印成上下兩冊的師大講義，冠了我的姓名，在他的《易經》課中成了教本，我實在有點驚喜，好像自己託友人照顧的孩子，轉眼已十三歲了，真是又興奮，又慚愧。

來美後，由於我所任教的哲學宗教研究所中，只有我一人是中國教授，所以必須負責任何有關中國哲學的課程，我被迫而教《易經》，一教就教了八年。在美國，衛禮賢的《易經》譯本已成經典之作，熱愛東方學的人士，幾乎人手一冊。該書就是以《伊川易傳》和《周易折中》為藍本。而今天在西方，許多心理學的專家們如果對《易經》有興趣的話，他們幾乎是無可選擇的去運用衛禮賢譯本的註解，甚至誤以為他的註解是《易經》的原文。儘管這些註解中有很多是衛禮賢增添

的、臆解的，但那些畢竟是順著宋明儒家的路線走的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把儒家思想用在心理顧問或治療上。不論他們的運用深度如何，正確性如何，但這畢竟是事實，他們已在那裏運用，而且還積極的推展開來。

由於這幾年來，我在《易經》課堂中，和心理系學生的討論，發現《易經》思想在心理學上的運用，對《易經》和心理學的未來，都有重大的影響。唯可惜的是，他們運用衛禮賢的譯本，都偏於六十四卦的註釋，對於《繫辭傳》部分卻忽略了，事實上衛禮賢對《繫辭傳》方面的功力不如六十四卦的註釋。再加以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字了解的層面不够深，譬如他的譯本中，把《易經》裏的「命」字，全都註譯成了「命運」(fate)，而不知《易經》所強調的是「天命」。因此我深感今天有必要發掘和發揚孔子傳《易》的真義，以防止《易經》運用的流弊。儘管孔子是否親寫《十翼》，後代學者的意見紛歧，但《繫辭傳》中卻充滿了儒家思想的精神。如強調生生之德、陰陽和諧、憂患意識等，都可作為今天社會人心的針砭和指南。

在這一理解下，我樂見這本十三年前的舊稿能够問世。雖然我重讀之後，發現其中許多地方的釋義猶嫌過簡，但爲了拋磚引玉，希望對這方面有興趣的朋友，能够大力發揮，使孔子傳《易》的精髓，變爲推動未來世界的動力。

# 易經繫辭傳解義 目次

自序

導言：孔子思想對易經的貢獻

繫辭上傳

|     |    |
|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二六 |
| 第二章 | 三四 |
| 第三章 | 四〇 |
| 第四章 | 四五 |
| 第五章 | 五六 |
| 第六章 | 六五 |
| 第七章 | 六八 |
| 第八章 | 七二 |
| 第九章 | 八五 |
| 第十章 | 九五 |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| 一〇六 |
| 第十二章 | 一二三 |
| 繫辭下傳 | 一三一 |
| 第一章  | 一三一 |
| 第二章  | 一三九 |
| 第三章  | 一五〇 |
| 第四章  | 一五二 |
| 第五章  | 一五四 |
| 第六章  | 一七二 |
| 第七章  | 一七五 |
| 第八章  | 一八四 |
| 第九章  | 一八七 |
| 第十章  | 一九〇 |
| 第十一章 | 一九一 |
| 第十二章 | 一九三 |
| 參考書目 | 一九九 |



## 導言 孔子思想對《易經》的貢獻

### 一 本文的緣起

討論孔子思想對《易經》的貢獻，這已不是一個新的論題，前人曾或多或少的觸及過它。而我之所以特別在這裏加以論述，主要有兩個原因：

第一個原因是由於《易經》自孔子把它轉入哲學的園地後，直到宋明，演變成儒家的易理，而成爲儒家形而上的根據。可是《易經》本爲占卜之書，由這種神秘成份，也演變爲象數讖緯的思想。這兩條路線的發展，雖然都導源於《易經》，但卻涇渭分明。也就是說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自能分清這兩條路線的不同。儘管由陰陽象數之學，後來影響到道教的鍊丹思想，但在中國哲學的園地上，仍以儒家的易理爲主。至於由象數，變爲讖緯，再演變成中國的那套風水、算命的方術，即使其中也有它們的根據，但它們都只是把命運寄託於外在的因素，而不是內在的德性。所以就易理來說，這是一種下墜，一種失落。在今日的社會上，這種術數之學，卻大爲流行。不

僅一般人們迷於此道，甚之許多知識份子也趨之若鶩，這說明了他們在精神上的空虛，也表示了儒家易理的未能充分發揮它的作用，未能充實人們的精神，才使得人心為術數所乘。

第二個原因是由於《易經》傳入了西方學術界之後，各種翻譯，琳瑯滿目。但這些翻譯都是為了占卜的目的，在書店中，也都把它們放在占卜星象，或東方宗教之列。就拿最為西方學術界所推崇的衛禮賢 (Richard Wilhelm) 的《易經譯解》一書來說。作者自謂該書的觀點是本於李光地的《周易折中》一書，而《周易折中》乃是集錄宋儒們對於《易經》的看法。所以衛禮賢的《易經譯解》本是提倡儒家易理的著作。可是許多西方學者和讀者都把它當作占卜之書來運用。譬如，按照該書所示，用三個銅錢卜得了一卦之後，便可依照卦文去研究吉凶。當然這本是中國通俗的一種易占方法，也無可厚非。問題是西方的讀者們占得一卦後，便完全泥於衛禮賢的解釋，不知變通，也無法變通。因為他們不能讀原文的《易經》，又沒有其他相關的中國哲學知識來會通研究。所以他們如果相信《易經》，就只有把衛禮賢的解釋當作《易經》的原意來奉行。他們沒有其他的選擇餘地，和判斷的憑藉。可是偏偏衛禮賢的解釋往往加了許多自己的臆解，而且又解得自成其理，使讀者無法置疑。於是衛禮賢的註解之於翻譯的《易經》就像《象辭》、《象辭》之於原始《易經》一樣，混而不可分。有時衛禮賢的一句猜測之詞，也被誤為易理，如艮卦中他說：「可能該卦含有瑜伽修鍊的原則。」居然就有西方讀者把該卦當作瑜伽來修鍊。

由於以上的原因，使我們深信儒家的易理，實有待加強的必要，因為這並不只是為《易經》

多加一種解釋而已。而是轉占卜為智慧，使《易經》昇入了精神道德的層面，對人心的失落與空虛有所貢獻。

## 二 孔子與《易經》的關係

討論孔子與《易經》的關係，這也是一個老問題。這個問題可分為三方面：一是孔子是否讀《易》。二是《周易》卦爻辭與孔子的關係。三是《十翼》與孔子的關係。

關於孔子讀《易》的問題，這本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。因為《史記》裏明言：

「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《序》、《象》、《繫》、《象》、《說卦》、《文言》。讀《易》韋編三絕曰：『假我數年，若是，我於《易》則彬彬矣。』」（《孔子世家》）

而《論語》裏也有明文可資佐證：

「子曰：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（《述而》）

縱然有人把這句話的「易」字，按照《魯論》的版本，改為亦字，變為：「五十以學，亦可以無大過矣」，但在《論語》中又明載了孔子引述《易經》的爻辭：

「子曰：『南人有言曰，人而無恆，不可以作巫醫。善夫！不恆其德，或承之羞。』子

曰：『不占而已矣。』」（《子路》）

「不恆其德，或承之羞」一語，明明是《易經》恆卦九三的爻辭。可見孔子的讀《易》，自是鐵案如山，不容置疑的。

關於卦爻辭爲孔子所作的問題，也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。因爲自古以來，學者對於卦爻辭是文王所作，或卦辭爲文王所作，爻辭爲周公所作的傳說沒有特別的異議。只有清儒皮錫瑞在《經學通論》中說：

「史遷、揚雄、班固、王充但云文王重卦，未嘗云作卦辭爻辭。當以卦爻之辭並屬孔子所作。蓋卦爻分畫於羲文，而卦爻之辭，皆出於孔子。如此則與《易》歷三聖之文不背。」  
近人熊十力先生更說：

「《周易》完全爲孔子創作，本與文王無干。細玩《論語》子畏於匡章。孔子自任之重，自信之篤，可知其無所襲於文王也。皮錫瑞橫斷文王全無所作，亦逞臆太過。余謂文王當有總論六十四卦要旨之文。」（《原儒·原內聖第四》）

又說：

「漢人有謂文王作卦辭、爻辭。孔子祇作《十翼》，此說全無根據。證以《史記·蔡澤傳》以『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』爲孔子之言。則《周易》完全出於孔子，斷不容疑。」（《原儒·原內聖第四》）

以上兩種看法都欠缺正面和積極的證據。固然卦爻辭爲周公文王所作也無確據，但卻不能因此而

推給孔子。至於《史記》蔡澤曾說過：「聖人曰：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；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」。此處聖人顯然是含混的指稱，可以當作「聖人們」來看，我們沒有理由硬說這裏的聖人就是孔子。而且只憑這一句話，和孔子自信之篤而斷言全部《易經》出自孔子，也未免過於武斷。我們既然承認孔子說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。」可見在孔子當時《易經》已成書，不只是赤裸裸的六十四組符號而已。既然成書，必有卦爻辭，否則何以判吉凶？既有卦爻辭，孔子便不會廢之而自創新辭，因為孔子自言「述而不作」。再就卦爻辭來說，除了乾、坤等某些卦的文義極為明顯而傳神外，有許多卦爻辭頗為費解，而且粘著在占卜的神秘色彩裏，如果孔子是親作這些卦爻辭，豈不是他有意要助長占卜了嗎？這與孔子的精神不甚相符。所以認卦爻辭為孔子所作的看法，並不為學術界所採納。

關於《十翼》是否孔子所作的問題，卻是個大問題。雖然自司馬遷明言孔子寫了「序、象、繫、象、說卦、文言」後，唐代以前的學者都沒有異論。直到宋代歐陽修在《易童子問》中，首先懷疑《十翼》不是孔子所作。認為像「河出圖、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」（《繫辭上》第十一章）等話不是孔子的思想。此後，關於《十翼》的作者是誰？是一人？是多人？是孔子？是七十二子中的某些弟子？或稍後的儒者？便成為中國學術史上一個聚訟不決的問題。對於這個問題，前人論述太多，引不勝引；而本文也無意逞一己之見，平添枝節。不過歸納現代學者對《十翼》的看法，大致都認為《十翼》並非完成於一人之手，當然不可能是孔子一人的親作。那麼究竟是那些

人的作品？卻都無法提出具體的人物，也都只能說是七十二弟子和後儒所傳述了。

分別地簡述了以上三個問題之後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《易經》全書。關於先秦的子書都非成於一人之手，前人已有定論，如孫星衍、嚴可均、馮友蘭等（詳見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第一篇第二章）。子書如此，經書更是如此。載君仁（《談易》）、黃慶萱（《周易縱橫談》）都認為《易經》是一部叢書。這種看法顯然比較客觀，而近乎史實。

以叢書的觀點來看《易經》，卦爻辭的寫成年代較早，據近代學者，如顧頡剛、余永梁、李鏡池，和屈萬里等的考證，大致成於周代初期。至於是誰所作，雖無定論，但按照卦爻辭的內容，可以看出它完全是當作占卜之用的。不過周代用《易經》的六十四卦來占卜，自有其特殊的意義。因為商代用的是龜卜，是以讀龜甲上的裂紋來知吉凶禍福的。這種方法純粹寄託於龜甲，除了迷信龜能通靈之外，別無意義可言。到了周代的《易經》，用蓍草來占卜，以六十四卦為依據。儘管其中有許多神秘的色彩，但六十四卦的各爻關係，畢竟有某些理路可循。儘管卦爻辭裏有許多不能盡解的地方，可是仍然有很多地方蘊藏了前人的智慧和經驗。所以《易經》在古代的占卜中，是較為進步，而有價值的。

孔子之所以對《易經》有興趣，並不是為了占卜，而是在於卦爻辭。因為一方面，由於《易經》是周代的筮法，為王官所掌。王官在當時是學術的中心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便有諸子出於王官之說。所以研究卦爻辭便可以吸取前人處理天道與人事問題的許多智慧。這是孔子之所以要學

《易》。另一方面，由於在春秋以前，卜筮是決定國家政事的大典。它左右了政治，也指導了人生，是古代的一種精神信仰。所以研究卦爻辭可以了解如何借神道以設教，這是孔子之所以要傳《易》。

孔子的學《易》，是爲了要深察卦爻辭中的微言大義；孔子的傳《易》，卻爲後世傳下了不朽的《十翼》。

《十翼》雖然不是孔子所親作，卻不能說不是孔子思想所灌注。否則孔子只知學《易》，而沒有傳《易》，他的學《易》便毫無意義。孔子「五十以學《易》」、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轉捩；而自他五十歲以後，那麼重要的二十餘年中，如果說他和《易經》的天道思想毫無關係，這是不可能的。事實上，他的這套思想正表現在《十翼》之中。所以《十翼》也可看作孔子的另一部《論語》，只是這部《論語》，是由他的弟子們記載了他對易理和天道的看法，以及稍後的儒家們附加了一些他們對《易經》的研究和注解。

在卦爻辭和《十翼》之間，有座橋樑，這座橋樑就是孔子的思想。沒有孔子的思想，《十翼》就沒有生命；沒有《十翼》，《易經》也只是一本古代的占卜之書而已。絕不會對中國的哲學文化、社會人生產生那麼大的影響。

本文的目的，就是要去看看孔子的思想如何把占卜的《易經》，轉變爲儒家的易理。

### 三 孔子思想對易經的貢獻

在這裏我們用「孔子思想」四字，而不直說「孔子」，是因為《十翼》不一定是孔子所親作，乃是弟子們秉承了孔子對《易經》的看法加以發揮的，所以也是順著孔子的思想而發展的。我們說「孔子思想對《易經》的貢獻」，就是要強調在源頭上，孔子所付予《易經》的心血和智慧。這比他是否親手寫某一兩篇有關《易經》的文字更為重要。

關於孔子思想對《易經》的貢獻，可以從以下四方面來討論：

#### 為占卜揭開了天道

原始《易經》本為占卜之書，卦爻辭只告訴我們如何去求吉避凶，卻並不說明原因和道理。因為占卜本是神秘的筮法。譬如乾卦，卦辭只有「元亨利貞」四字。關於這四字，前人的解釋都是就《乾·文言》而說的，可是近人把卦爻辭只當作占卜之辭，而無任何哲學的意義，如高亨便說：

「乾、隨之元亨利貞，猶言大亨利占耳。《文言》、《左傳》四德之說，既無當於乾、隨二卦之旨，亦大有背於《周易》全經之義。」（《周易古經今注》第五篇）

這裏「元亨利貞」，只是告訴我們卜到了這一卦可以舉行大祭，這是有利的一占。這樣的卦辭，好像是一種神的諭令，它本身是神秘的，而它告訴我們如何去做卻是粗淺的。也就是它對卦爻



辭背後的本體，是關門式的，不容我們去窺測。由於上一截使我們通不上去，於是在下一截的行動，就變成了盲目的信仰。這就是一般占卜筮術的特色。

對於這種封閉式的筮術，〈十翼〉的作者（按：以後凡用「十翼作者」一語，皆指孔子和以後的弟子，及孔子的思想），卻爲我們開了一個天窗，使我們看到了卦爻辭背後的天道，如在〈乾·彖辭〉上即對「元亨利貞」四字解釋說：

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。雲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大明終始，六位時成。時乘六龍以御天。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。保合太和，乃利貞。首出庶物，萬國咸寧。」

在這裏〈十翼〉作者，用「元亨利貞」四字很簡要的勾劃出了《易經》的天道思想。元，是指「萬物資始」，也是指天道的創生萬物。亨，是指「大明終始」，也是指天道的周流不息。利貞，是指「各正性命、保合太和」，也就是說人稟天道，各得性命之正；而人能保此性命之正，便可與天道相和相合。

在這裏，「元亨利貞」後面的，不是一個作威作福的神靈，而是純粹至善的天道。這種天道，既不像一般宗教裏的上帝和天堂的觀念；也不像西方的宇宙論是一個物質聚散的場所，而是指天地生物的功能。這種功能在宇宙來說，是自然而然的發展，可是人參與其中，卻能助成天地生育的功能。這是中國哲學裏天人合一的思想，這種合一不是合一在神秘的感應上，而是合一在生化的功能上。